

戰後古道踏查先驅 楊南郡

文・圖片提供／徐如林（古道遺址調查研究者）



▲楊南郡

占臺灣島三分之二面積的山地，曾有各族近八百個部落，不同部落有同盟或從屬、姻親關係，友好的部落間往往有路況良好的「社路」。荷蘭與西班牙人占領臺灣時，曾經利用這些社路前往探金或採硫。清領時期，為鞏固臺灣後山防禦，開闢多條翻越中央山脈的「開山撫番道路」。到了日本時代，大量開闢山地警備線；日治後期，這些理蕃道路成為殖民政府鼓勵青年登山健行的「國民健康練成道路」。戰後民生凋敝，加上戒嚴時期山地管制，使得這些步道乏人行走，逐漸湮沒於荊莽中，或因暴雨地震，路基崩坍無法通行。

楊南郡，1931年生於日治時期臺南州新豐郡龍崎庄（今臺南市龍崎區），公學校畢業後，前往日本擔任生產零式戰鬥機的少年工。二戰結束後，等待遣返的八個多月期間在日本掙扎求生，使他有比同輩更好的日語能力。返臺後，

他因中文程度差，只能勉強進入商業學校、教會學校就讀；靠苦學自修考進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

大學畢業後，楊南郡在美軍單位及美國在臺協會的工作，給予他訪談技巧的專業訓練；工作單位因為假期多，鼓勵他參加登山活動。1976年6月，楊南郡完成百岳登頂，考量若不繼續登山，多年累積的經驗和體力很快會消失，決定把以往走過卻不知所以然的古道一一踏查清楚，了解古道的路線、通過的地形和部落，以及開闢這些古道的緣由。

戒嚴時期，具有等高線的精密地圖受到管制，楊南郡因曾在臺南美國空軍基地工作，透過關係取得美軍航測繪製的全套臺灣地形圖。為調查古道，楊南郡不惜花費一個月薪資購買全套日治時代《臺灣蕃地地形圖》，不眠不休在一百多張全版地圖上尋找高線之間的虛線和代表「蕃社」的小方塊，以及標示



▲楊南郡於八通關越調查時，查看日警的殉職紀念碑。

代表山地警察官吏駐在所的⊕記號。

地圖是楊南郡古道踏查的利器，但是清代如山水畫的地圖描繪方式及如《西遊記》神怪小說的地名，往往令人摸不著頭緒。例如清代中路八通關古道的地圖是幾個代表山頭的弧線，加上諸如丹柳蘭、霜山橫排、鐵門洞、雞公山、粗樹腳、雅託、雷峰洞、神仙嶺等地名，直到後來實地踏查時對照當地的地貌，才領悟當時的命名原則。

除了地圖外，日語能力是楊南郡另一項田野調查的利器，讓他訪問原住民各族老人家時可以直接與耆老對答，能夠獲得更多、更精準的資訊。

在文獻方面，清代的紀錄可說寥寥無幾，為爬梳「開山撫蕃」道路的築路過程，楊南郡到故宮博物院查閱軍機檔案，連續數日從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完全未進飲食。日治時期的理蕃道路雖然有較好的文獻可供參考，為了解當時社會狀況與輿論，他將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現國立臺灣圖書館）的日文館藏和全部的《臺灣日日新報》翻閱一遍。

1990年退休後，他接受玉山、太魯閣、雪霸等高山型國家公園的委託，調查出古道的路線、路況、沿線遺跡，提出整修建議，最著名的是玉山國家公園的八通關古道調查。受林務局委託完成國家步道系統的建置與調查，踏查原住民的社路及其他近百條日本警備道路。

楊南郡對臺灣山地部落瞭如指掌，翻譯注解日治時期的重要文獻，例如移川子之藏的《臺灣原住民系統所屬之研

究》、伊能嘉矩的《臺灣踏查日記》、森丑之助的《生蕃行腳》等，甚至日本學者都要來請教。

當古道踏查在年輕一輩登山者中成為顯學，楊南郡與妻子進一步以古道為線索撰寫《國家步道歷史叢書》系列，提供讀者藉著古道健行探索臺灣歷史；時至今日，古道已一條條被發掘、整修，成為國人樂於健行的國家步道。

楊南郡並致力於南島語族文化研究；2010年獲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授予社會科學名譽博士學位，舉辦「楊南郡先生及其同世代臺灣原住民研究與臺灣登山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受原住民委員會委託譯註《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完成《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の研究》；原委會頒贈一等原住民族專業獎章，表彰其對原住民文化研究的卓越貢獻。

戰後，臺灣古道的踏查原是一條荒僻無人的路，楊南郡與妻子帶著大學登山社的學生和校友，把古道踏查之路越走越寬，直到2014年罹癌後才停止腳步；2016年病逝，享壽85歲。其一生獲獎無數，過世後獲頒中華民國褒揚令。



▲楊南郡完成《臺灣原住民系統所屬の研究》的譯註。